



在列车开动之前

顾光鼎 洛 金



在列车开动之前

—— 卷首语 ——



在列车开动之前

顾光鼎 洛 金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在列车开动之前

顾光鼎 洛金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三明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4印张2插页83千字

1981年3月第1版

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65,000

书号: 10173·206 定价: 0.34元

清晨，茫茫大海，一望无际，蓝湛湛，平展展，微波浮动，波光鳞鳞。须臾，一轮红日从海面冉冉升起，万道霞光，撒满天宇。那覆盖着金砖、琉璃瓦的火车站，被阳光映照得红里喷金，鲜艳夺目，显得更加壮严雄伟，英姿勃勃。

客运站台前的停车线上，排列着一列列整洁明亮的绿色长龙——客运列车。它们正迎着南来北往、奔向祖国各地的旅客。

“咣咣咣……”突然，座落在站房高塔上的自鸣钟有节奏地响了八下，刹时间，车站内外的扩音喇叭里全都传出了广播员那响亮、柔和的声音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开往××的第九十一次列车，现在已经开始检票。乘坐这趟列车的旅客，请到第三检票口检票……”

伴随着广播员那柔和的语音，送亲友的，上车的，提着旅行包，背着行装，纷纷奔向第三检票口。

检票员认真地检验着每位旅客的车票。人们一跨出检票口，就争先恐后地奔向天桥。天桥上，人们潮水般地推拥着，他们急步穿过站台，登上第九十一次列车。佩戴着“值勤”袖章的民警和车站服务人员，夹杂在旅客中间，扶老携

幼忙个不停。

这时，少先队员李小明，左肩上扛着一只沉甸甸的旅行包，右手挽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，一步一步从天桥上走下来。

李小明是东方红小学五年一班的学生。今天一早，他听说邻居关奶奶要去国外探亲，而她的孩子因工作任务紧，一时抽不开身去送她，于是，就主动承担起护送关奶奶上火车的任务。

一老一少闪动在拥挤的人流中。李小明搀扶着关奶奶，一边走，一边忽闪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，选择着安全道路，生怕那些冒失鬼撞着老人。说怕啥，就来啥，谁知李小明一个没留神，老奶奶竟被蹲在站台上收拾东西的一位旅客绊了个趔趄。要不是李小明手疾眼快，关奶奶差一点就被绊倒了。他白了那人一眼，急忙搀着关奶奶登上了车厢。

发车预备铃响了，再过五分钟第九十一次列车就要开了。正在这当儿，只见从“5”号车厢里出来一位值勤民警。

这位民警，中等身材，略显瘦些，看样子不过二十六、七岁。他身着整洁的民警制服，佩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大沿帽下，闪动着—双机警、犀利的眼睛，眉宇间镌刻着一个不太明显的“川”字，显然是由于思索问题而留下的标志。只见他左手提着一只人造革旅行包，右手拎着用纸绳捆起来的一捆藕粉，不慌不忙地从车厢里下来，站在站台上。接着从车厢里走下来一位六十余岁的老人。

这老人，个头不高，穿戴整齐，瘦瘦的身躯，微微驼背，满面红光，两眼炯炯有神。他刚刚在站台上站稳，汽笛

一声长鸣，列车就徐徐开动了。

老人回转身，凝望着从眼前闪过的一节节绿色车厢，又不解地望望站在他身旁的民警，摇摇头，紧锁双眉，长吁短叹。少顷，他看到民警已经走出很远，便急忙迎上民警，惶恐不安地说：

“同志，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啊？”

那民警好象根本没有听到这位老人的话语，只管匆匆朝前走着。

老人见此情景，更加惴惴不安起来，他连忙用恳求的口气说：

“民警同志，我究竟有什么问题，你把我从车上叫下来？”

那民警依然一言不发地只管在前面默默地走着。老人还想说些什么，但见民警不予理睬，只好把话咽进肚里。

随着送亲友的人群，两个人走上天桥。趁着拐弯的机会，老人用肩膀轻轻碰了碰民警的胳膊说：

“同志！累了吧？让我提一会儿！”说着就要从民警手里拎提包。

“大爷，还是我来提吧，我年轻，提这么点东西不算个啥！”民警态度和蔼，语意诚恳。

“啊！民警同志！我这次出国是探望我多病的老姐姐，出国手续完全符合国家规定，可你为什么……”

听了老人这些话，民警放慢了脚步，等和老人走在一条平行线上时，他审视了一下老人面部的表情，然后语气严肃地说：

“用不着多解释，共产党的政策，一向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，老人家，这一点你是应该知道的。”

民警的这几句话，倒使老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他暗自揣摩：解放二十多年来，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，公安人员是从来不易惊动人的。那么，这位年轻民警为啥把自己从车上叫下来呢？难道我有什么不轨之处吗？老人仔细回忆着今天的一切，双唇不自觉地翕动着：

“俗话说得好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上哪儿，我朱凤山都是清清白白的。”

听了老人的自言自语，民警回转头向他微微一笑，便继续向前走去。

列车开动了，李小明转身正往回走，突然发现值勤民警从列车上领下来一位老人。好奇心促使他悄悄跟上去，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这个人不就是刚才在站台上收拾东西的老头吗？

他扑闪着两只大眼睛想着：“车都要开了，民警叔叔为啥把这位老人从车上叫下来呢？这里面准有事儿。”他跟了一段路，见民警叔叔对这位老人的态度既不热情，也不冷淡，更觉得自己判断是正确的了。眼看就要到出口处了，李小明紧走几步，追上去，轻轻拉了拉民警的衣角。民警停下脚步，回过头来望着李小明，问：

“小朋友，你有事吗？”

“民警叔叔，我向您报告一个情况！”李小明说完，便伏在民警的耳朵上小声说道，“刚才，我送一位老奶奶上火

车，看见这个人蹲在地上和另一个人一起收拾东西，那个人偷偷换走了他一盒……”说着，李小明用手指了指民警手里的那一撮藕粉。

“小朋友，你很机灵！希望你继续发扬这种精神。”受到民警叔叔的夸奖，李小明很高兴，他又在民警叔叔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，就连蹦带跳的跑了。

这位民警叫张铁钢。三年前，从部队转业到公安战线上工作，在老公安干警和领导的帮助下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，较好地完成了几次侦破任务，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表扬。今天，他在值勤时，从拥挤混乱的旅客行列中，突然发现了一桩使人不易察觉的事情，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。

张铁钢带着老人走进公安机关办公大楼，把他安排在接待室里，将旅行包和那撮藕粉放到老人身旁，而后对担任接待群众来访的民警作了交代，便径直朝值班室走去。

张铁钢大步流星走到值班室门口。“嘎……”门被轻轻推开了。室内办公桌前的人把头转向门口。四只眼睛刚刚相碰，张铁钢不禁脱口而出：“雷处长！”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处长面前。见到值班的是自己的老领导——雷飞，对处理今天这件事，张铁钢顿时就象长了主心骨，不由地增添了力量和信心。因为他知道，雷飞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十几年，对案情有着精辟的分析能力，破案经验十分丰富。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，多么狡猾、阴险的敌人，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被他抓住，那就是案必破，敌人也必然束手就范。

雷飞从张铁钢的面部表情，已经觉察出：火车站上，一

定发生了什么案情。但他没有马上询问，却指了指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，作了个让张铁钢落坐的手势。

张铁钢会意地点点头，坐在了椅子上。

张铁钢刚刚坐稳，雷飞便拿起暖水瓶，倒了一杯热水，放到张铁钢的面前说：

“铁钢，先喝杯水吧！”

张铁钢接过茶杯，轻轻放在桌旁，却急着要向领导汇报。但他还没有张口，就被雷飞制止了。

“先喝水，稳稳神，然后再介绍情况！慌什么？”

雷飞说着，又把茶杯推到张铁钢近前，作了个劝他喝水的动作。

雷飞有个习惯，每次汇报案情总要先让报告人的情绪平静下来，头脑冷静下来之后，才作介绍。这样，报告会会把案情介绍得更全面、更准确，不致漏掉细节和把次序颠倒了。对于这，张铁钢是知道的。但今天他怕那位老人着急，才表现得有些急躁。现在领导既然一再要他喝水，他只好顺手把茶杯端过来，呷了一口，润了润干燥的喉咙。接着又掏出手绢，轻轻擦了擦额前的汗水，等情绪完全平静下来，才一字一板地向雷飞汇报：

“雷处长，今晨九十一次列车开车前的五分钟，在月台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……”

雷飞打开抽屉，拿出保密工作手册，翻开，平展在桌面上，倾听着张铁钢的汇报。

“一位六十多岁的男旅客，左手提着个旅行包，右手拎着一捆藕粉，从天桥上下来。当他走进站台的时候，忽然迎面

走来一个人，那人慌慌张张竟把老年旅客手中提的那一撮藕粉，撞散在地上。那个人一面向老年旅客表示歉意，一面急忙蹲到地上，帮助老年旅客捆绑散落在地上的藕粉盒。就在捆绑藕粉盒的一瞬间，我看见那人换走了其中的一盒。因为我当时搀扶着一位老大爷上车，来不及赶过去。当我把老大爷送进车厢，回到站台上的时候，那个人早已不见了。我觉得这一情况可疑，便去找那位提藕粉的老年旅客。找到老年旅客，仔细一看那一撮捆得七扭八歪的藕粉时，其中有一盒和其它几盒比较竟有些不同……”

“有什么不同呢？”雷飞插问。

“商标、包装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那一盒的颜色稍嫌旧些。如果不仔细分辨，还不易辨认出来呢。据我分析，这一盒藕粉很有可能被那个人倒换了！”

雷飞不动声色地用他那只老金星牌钢笔，在工作手册上飞速地写着。听到此，他看了看张铁钢，而后又点了点头，表示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
张铁钢端起茶杯，喝了口水，接着说：

“根据这一分析，我临时决定，抓住列车开出前的短暂时刻，把这位老年旅客从车上叫了下来。”

“你作得对！”雷飞对张铁钢这一决定流露出满意的表情。说着，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纸烟，在桌子上轻轻顿了几下，点燃吸了一口，然后望着张铁钢说：

“照你的判断，那个人是要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？”

“是的！”张铁钢点了点头，接着又说：

“刚才在车站，我正和那位老年旅客往站外走，有一位

小朋友来报告说，他送一位老奶奶上火车也，看到那个人从这位老年旅客手里换走了一盒藕粉。因为当时匆忙，这位小朋友没能把那个换藕粉的人看得很清楚。不过，他说如果见到那个人，他还是能认得出来。小朋友临走时还留下了他的姓名、学校和家庭住址。”

“好！”雷飞轻轻挥动着右手里的钢笔，兴致勃勃地说，“只要群众都象这位小朋友那样警觉起来，再狡猾的敌人也休想逃出人民撒下的天罗地网。可是，铁钢同志，敌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呢？”雷飞微微一笑，向张铁钢凝视着。

“这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，他们是同伙，因为一份重要情报来不及传递，不得已才采取了这样的冒险行动；另一种可能是，敌人企图通过这位老年旅客的手，把情报带到国外去，使这位老年旅客成为他们的义务交通员。据我估计，这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。”

雷飞点点头，对张铁钢的回答表示满意。接着，他象一位老教师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严格考试一样，问道：

“你对那个撞散老年旅客藕粉的人还有印象吗？”

张铁钢眯起两眼，努力搜索着自己的记忆。片刻，他说：

“尽管离得比较远，看得不太清楚，但对那个人还是有些印象的。那人中等身材，背有点驼，走起路来两只脚有点往外撇。”

“从你的头脑到你的眼睛，都不愧是一位合格的公安人员。铁钢同志！今后在斗争的实践中，还要不断提高斗争艺术，加强独立作战的能力，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大

的贡献！”

老处长语重心长的话语，深深触动着张铁钢的心弦，他急忙站起，以一个革命军人的气魄，铿锵有力地說道：

“我一定在实践中总结经验，努力学习，提高斗争本领，完成党交给的一切任务，作一名公安战线上的钢铁战士。”

“好一名钢铁战士！”说着，雷飞狠狠一按张铁钢的肩膀，让他仍然坐在椅子上，然后用征询的口气说，“你把那位老年旅客带到咱们这儿来了吧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把他安排在接待室里了。”

“那一摞藕粉也带来了？”

“带来了，也放在接待室里。”

“好！你立刻领那位老年旅客到这儿来，把一摞藕粉也带来。”

听了雷飞的话，张铁钢没有即刻行动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雷飞，颇有点不解地说：

“也让他到这儿来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不理解吗？过一会你就会理解的，去吧！”雷飞挥着手，十分坚定地说。

张铁钢不再犹豫，立即离开了值班室。

雷飞把桌子上的文件放进抽屉里，又点燃一只纸烟，边吸边在屋子里缓慢的踱着步。根据张铁钢刚才汇报的情况，他深深感到这决不是一起简单的案件，尽管敌人的手段显得

十分愚蠢，但却包含着一个十分险恶的用心——借别人之手，向国外的敌人传送情报。看来，敌人决不只一两个，那个换走藕粉的家伙，是个蹦蹦跳跳的脚色，还是个主角呢？要想彻底查清，还得下一番功夫。想到这里，他回到桌子前坐下，随手打开工作手册，翻阅着，深思着。只见他那黑红色的方脸上，皱纹象刀刻斧凿般清晰，他那高度集中思考问题的精神，要不是张铁钢已经把那位老年旅客领进了屋子里，是不易被冲破的。

张铁钢按照日常的习惯，让老年旅客坐在雷飞处长的对面，自己仍然坐在桌旁那把凳子上。

雷飞见老年旅客已经坐稳，正准备开口问话，不想却被老年旅客抢先了：

“同志，我到底犯了什么法，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？你就明说吧，真要把我急死了……”

张铁钢面色愠怒，他觉得这位老人对自己的领导如此缺乏礼貌，实在使人生气。他梗着脖子，正要发作，突然雷飞轻轻拽了一下他的衣襟，他才强压住了满腔的怒火。

老年旅客根本没有注意到张铁钢那满面怒容，还在絮絮叨叨说个没完：

“只要我犯了国家的政策、法令，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！我朱凤山不会有半点怨言。我在玉石大街明镜巷十五号住了多年，在为群旅店也当了多年的服务员，现今虽说退休了，可我一贯奉公守法，要不信你们就去调查调查……”

雷飞紧紧盯住朱凤山那由于激动而不断抽搐的面颊，静静听着他那滔滔不绝于耳的表白与不满。突然，他严肃地大

喝一声：

“朱凤山同志！”

朱凤山被这一声断喝，弄得一愣，而后又听到面前这位领导称呼他“同志”，顿时，惊喜万分，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两眼含泪凝视着雷飞，久久没说出一句话。

雷飞见此情景，急忙作了个手势，让朱凤山坐下，态度温和地说：

“老朱同志，你是个老服务员了，对国家的法令，党的政策，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。我们公安部门，对一个案件的处理，历来是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。我们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为了把事情搞清楚，可能要耽误你出国探亲的一些时间。我想，对这一点，你是能理解的；同时，你也是愿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我明白。我朱凤山是共产党、毛主席从火坑里救活的，没有共产党，没有人民政府，我朱凤山哪能有今天！”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儿擦了擦挂在眼角上的泪花，接着说，“要是需要我的话，你们尽管说，我一定尽力去作，国家的事是大事，我个人的事是小事！”

雷飞一面与朱凤山谈话，一面审视着面前那一摞藕粉。他很快就发现了夹在中间的那盒已经褪了色。为了印证张铁钢的分析判断，雷飞拉转话题，问道：

“老朱同志，你这八盒藕粉是一次买的，还是分多次买的？”

“是的，是一次买的。”朱凤山也把疑惑的目光转到那一摞藕粉上，他对雷飞的发问感到有点茫然。

“你这次出国探亲，为什么不带别的礼物，偏偏要带藕粉呢？”

雷飞的话音刚落，朱凤山忙回答说：

“我有个姐姐，因为家里穷，从小就被生活所迫流落在国外。她完全靠卖劳动力维持生活，现在已经七十岁了。最近她来信说身体不好，要我去看看她。因为她爱吃咱们国产的藕粉，所以我特意带了这点礼物！”

雷飞顺手提起那摞藕粉，说：

“这藕粉是你亲自买的吗？”

“不！”朱凤山说，“是我儿媳托人买来的。”

“买来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一个多星期了。”

“一直放在你家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雷飞在工作手册上记录了这一段谈话。接着说：

“你在上火车以前，是不是在站台上被人撞了一下？”

“是啊！”朱凤山立刻气愤地说，“我从天桥上下来，没走多远，差一点被一个楞头青撞倒。这不，”朱凤山说到这，指了指桌子上那摞藕粉，接着说，“把我这摞藕粉也给撞散了，这家伙还计算机灵，见我不高兴，便急忙帮我把藕粉盒捆起来，你看，给捆的这个歪歪扭扭的样子。”

“在这个人帮你捆藕粉盒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？”

“只见他很着急，其它倒没有看出来。”朱凤山又认真地想了想说，“他帮我把藕粉盒子捡到一起，捆好，就急急

忙忙走了。”

雷飞为了加强朱凤山的回忆，进一步提醒说：

“他帮你往一起捆藕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把你的藕粉换走？”

“这……没有吧！”朱凤山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，“因为我当时也很着急，真怕误了火车，所以只顾忙着整理东西，没有注意这些。”

“噢！”雷飞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，把桌子上的那撮藕粉移得离朱凤山更近些，说，“你再仔细看看这些藕粉，有没有让人更换过？”

朱凤山把那撮藕粉提到眼前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，便摇了摇头，说：

“看不出来！”说完，又把那撮藕粉放回到桌子上。

“老朱，你再仔细看看这第五盒？”雷飞指了指那盒褪了色的。

朱凤山走近桌旁，“呼”地又把那撮藕粉提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盒褪了色的。这时，虽然他不敢断定这盒藕粉到底有什么问题，但他已经有些怀疑了：恐怕问题就出在这第五盒上吧？要不，领导为啥单提这盒褪了色的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又情不自禁地捧起那撮藕粉，两眼痴痴呆呆地望着雷飞说：

“同志，我是真不知道这盒藕粉有啥问题啊！”

雷飞从朱凤山手里接过那撮藕粉，安慰着朱凤山：

“请坐下吧！”

朱凤山心情沉重地坐到椅子上。